

好梦留人醉 好梦遗爱长

——评汤显祖“临川四梦”首次由上昆整体搬演

◆ 朱锦华



中英两国共同纪念汤显祖、莎士比亚这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彰显汤显祖的成就？多年来，汤显祖“临川四梦”首次整体搬演上舞台，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重头戏，更是上海昆剧团的骄傲——该团是目前唯一能将“四梦”完整搬上昆剧舞台的剧团。日前，上昆以最佳演出阵容将“四梦”以全国巡演的方式完美地呈现，彰显文化自觉意识和舞台表演风范。

“四梦”首度晋京演出，盛况空前，在北京刮起了“四梦风”。国家大剧院在京沪高铁上投播广告，剧场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昆“临川四梦”的海报。《牡丹亭》戏票早早地就销售告罄，其他三场演出也是座无虚席，随团的工作人员只能全程站着看。演出阵容全面展示了上昆的人才建设梯队：有外借京剧青年老生演员蓝天和“昆三班”陈莉主演的《邯郸梦》，这是一个传承不走样的版本。有日渐成熟的黎安、沈映丽带来的《紫钗记》，在全新服饰的映衬下，他俩对李益和霍小玉的演绎更加感染观众。有初出茅庐即挑大梁的“昆五班”卫立、蒋珂主演的《南柯记》，青春靓丽的外型、荒诞的蚂蚁造型，契合了审美期待。有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的《牡丹亭》——蔡正仁、梁谷音、黎安、沈映丽、余彬、罗晨雪、胡维露、倪徐浩、张莉等多个杜丽娘、柳梦梅轮番登场，不同的演员带来不同的审美享受，给观众营构多彩的造梦空间。



■ 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

除了《牡丹亭》作为上昆的保留剧目经常演出外，其他“三梦”都是经年累积而成。2005 年《邯郸梦》首演，2008 年《紫钗记》搬上舞台，《南柯记》于 2008 年推出清唱版，2016 年创排正式舞台版。上昆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打磨，不断地加工提高。终于，“临川四梦”昆剧舞台演出版在 6 月首演于广州大剧院，这也是“临川四梦”自诞生后有记录的首次完整集结。

尽管汤翁的诗文成就很高，但他最为著名的还是其戏曲作品《紫钗记》、《还魂记》（又名《牡丹亭》）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，合称“临川四梦”或“玉茗堂四梦”。这四梦融注了汤显祖的人生况味，蕴涵了他的爱恨情痴。汤翁的人生大梦包含一年四季：《紫钗记》洋溢着霍小玉对李益的情丝，“春纤几许”，折柳绾住情

丝，小玉即便对李益爱得深沉，但她也以含蓄为念；《牡丹亭》中杜丽娘的爱有着夏的火烈与浓艳，她会为了柳梦梅生死死又死死生生；《南柯记》有着秋的萧瑟与寒凉，淳于梦的前途大计、人生冷暖哪能由他自己做主？《邯郸梦》，卢生命运的变迁、四季的繁华终以冷酷却又清醒的冬天为结。

汤翁既有男人梦，也有女人梦。汤显祖 20 岁成婚，31 岁写出《紫箫记》，38 岁在《紫箫记》的基础上创作《紫钗记》，其时已经有了三女二儿。也许是对女儿的关爱，他在《紫钗记》和《牡丹亭》中都投射了父亲对女儿的那份感情。霍小玉虽乃霍王之女，但因庶出，并无太高的身份地位，所以她难觅安全感。嫁得李益却又分离，在黄衫客的帮助下，两人虽历尽磨难终至团圆。

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一梦而亡，最终又因情回生，和柳梦梅在阴间、阳世两度为伴。汤翁是心疼女儿，希望女儿能有一个美好的归宿，不仅是衣食无忧，更是期盼女儿能与女婿琴瑟和鸣，知音共酬。所以在《紫钗记》和《牡丹亭》中可以看到汤翁的爱情理想，无论外力如何消遣，只要相爱的二人生死同心，就一定能够鸳梦重圆。

《南柯记》和《邯郸梦》在剧作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，初即入梦，梦中经历繁复，梦醒即悟道。《邯郸梦》中，卢生枕着磁枕入梦，梦时极尽荣华富贵，大起大落，最后一切清零。《南柯记》里，淳于梦在酣醉中入梦，招赘蚂蚁王国当了驸马，极尽荒唐之能事。汤显祖是经历了宦海沉浮，才得看透官场，写尽人生。梦醒之后，只有那一把扫帚、那一杯清茶才是真实的存在。几经风霜，几度春秋，本来活得明白尚且不易，要把人生参透怎能不难……

“四梦”不纯然是汤翁的原创，核心故事均有原型。《紫钗记》源于唐人传奇《霍小玉传》，《牡丹亭》源于明代话本小说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，《南柯记》源于唐人传奇《南柯太守传》，《邯郸梦》源于唐人传奇《枕中记》，经过汤翁的删润，妙笔生花，均成了不朽的传奇巨著。尤其是“至情至性”的《牡丹亭》，举凡剧院贴演，场场不会落空。研究著述、海外传播也以《牡丹亭》最为“受宠”。

上昆此次将“四梦”以剧本缩编的方式搬上舞台，尊重原著精神，将汤翁的案头之作在昆剧舞台上立体呈现，最大程度保留传统的折子戏精华，这种创作方法本身就值得尊重。汤翁的梦，今人的梦，上昆的梦，观众的梦，好梦留人醉，好梦遗爱长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
「新民文艺评」

1898 年 9 月的一天，前往莫斯科艺术剧院《海鸥》排练现场的契诃夫，与女主角尼娜的扮演者欧嘉一见钟情。欧嘉永远也忘不了初见契诃夫的情景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。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，他的纯朴，他的不善于‘教诲’和‘指导’……”打动欧嘉的不仅是契诃夫的“纯朴”和“不善教诲”，更有他的幽默、机智和安静的忧郁。契诃夫的个人特质正是他的人生美学，同样渗透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。

根据契诃夫与欧嘉 6 年间 400 多封书信改编的话剧《让我牵你的手》，是以舞台角色“契诃夫”与“欧嘉”演出的一部契诃夫式的戏剧。剧中人只有契诃夫与欧嘉，他们大部分的台词来自这些书信，余下的则主要来自契诃夫剧作中的某些台词。契诃夫戏剧中的台词历来被认为很有自己的特色。无论是剧中人的对话还是独白，通过语音、语义和演员的语调、停顿、面部表情以及手势等等，共同构成契诃夫戏剧鲜明独特的潜台词效果。

1901 年 5 月，契诃夫与欧嘉在莫斯科的一所小教堂结婚，来宾只有必不可少的四位证婚人。然而此刻的契诃夫深受肺结核困扰。现实的生活正昭示着他思想的写照，也就是他在每部剧中所表达的：在平静如水的现实之下总有暗流涌动，幸福总伴随着忧伤。契诃夫回到雅尔塔，他在阴冷的夜里陷入思考，也被思念煎熬。直到 1903 年，契诃夫的身体有了好转，他们去了德国。在最幸福的时刻，契诃夫还没有忘记命运的深不可测。他背着欧嘉，写下遗嘱，将自己名下的一笔遗产划到欧嘉的名下，他喃喃道：“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

幸福刚刚还在，现在却戛然而止

——观话剧《让我牵你的手》

◆ 陈小玉

……”1904 年 4 月的一天，契诃夫给欧嘉写信：“我的心上人，我在给你写最后一封信……”平静之中掩饰了巨大的悲恸，这种情形常常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以类似于玩笑的方式出现。

这些语言对于环境氛围的烘托也不言而喻。为了达到舞台整体氛围的纯粹和统一，突显演员的朗诵与细微的肢体语言，不在视觉上过多地干扰观众，这部剧的舞台装置与美术很简单，二人各自拥有一桌一椅，直到最后也不过多了一张床而已。

1904 年 7 月，医生吩咐病人喝香槟的时刻还是到了。契诃夫竭力挤出一丝笑，对欧嘉说：“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香槟了。”他喝下一小杯酒，骤然转身，停止了呼吸。就在这一时刻，欧嘉深情的朗诵在整个剧场内响起，那是她写给契诃夫的最后五封信。在最后一封信里，她说：“9 月 11 日。亲爱的，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。我是如此的不堪，如此的分神，你一定不忍心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我想在你面前跪着，头靠着你听着你的心跳。在你走的前几天，我们还在聊，还在梦想我们的葛里沙，记得吗？他应该在 11 月就会满两岁！想一想，你会多么的爱他！剧场啊！剧场……我真不知道是要爱他还是要诅咒它。当年能放弃剧场就好了。现在，我只剩下它了。

原谅我……让我牵你的手，我的爱……让我牵你的手……我用力亲着你的手……”

时光仿佛开始静静倒流。在契诃夫式戏剧静态美的追求中，此刻被推向了戏剧的高潮：幸福刚刚还在，此刻却戛然而止。正如契诃夫在作品中一贯表达的那样，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，人物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什么所改变，痛苦和忧愁该归咎于谁，那些从天而降的骤然停止与开始，也许就是人生暗藏的巨大的戏剧性挑战。

白小飞，认真你就输了

——评开心麻花的舞台剧《我叫白小飞》

◆ 陈煜

听说 90 后是这样一群人：拒绝被标签化，讨厌成为统一的社会标配产品；离不开网络，是指尖上的一代；在消费上是“只要我喜欢”那一类；然而以上的都不算什么，惊世骇俗的要算他们“自我意识的觉醒”。他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责任意识和国家前途，而是更多地从自我出发，以个人价值作权衡。

那天晚上，当 70 后的我置身于 90 后塞满的剧场里，唯一使我没有感到彻底孤独的原因，是与我邻座的一对衣着朴实而又整洁的 90 后大学生，在整个看剧的过程中一直勾着彼此的手指，这一幕让我恍若身处上世纪 90 时代昏暗的电影院给予我的模糊而甜蜜回忆。

我们是来看舞台上的白小飞的。在饮用水源被“尸兄”污染的 H 市，人类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，男主白小飞为了拯救身陷 H 市的女友小薇，带领屠魔的勇士们、美丽而又钟情于他的女战士小惠，以及胖子和小鹿，经过一系列惊险的战斗，终于赢得了胜利，在拯救小薇的同时，也拯救了人类。如果你给白小飞贴上“英雄”的标签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白小飞成为英雄纯属不小心，他一开始的动因是搭救女友，而不是拯救眼看就要完蛋的世界。白小飞来到 H 市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友小薇，这时候他们本该立马动身逃走，可是年轻蓬勃的身体抵挡不住欲望的嚣张，在时间的延宕中引来了同时也暗恋小薇的胖子，随后又因为误会引来了警察，让观众真着急。原本这是很流畅很专业的喜剧桥

段，其中那一点正面的意义，却在当下的笑点中被消解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胖子误以为自己在过失中杀死了白小飞，他报案后警察上门了，此刻白小飞和女朋友小薇正暧昧着，警察要做笔录，提到某人，就问：“人呢？”，忙碌中的两人每次就得有一人从被子里露出头来，回警察：“在这儿哪！”虽然以床第之事为搞笑的点，类似于逗小孩乐的机械性重复，都不是特别高级的搞笑手段，但是观众也因此笑了一两分钟哪！

这是一个单纯性搞笑段子。在这个贯穿的戏剧情境中，插入时间不算短的单纯性搞笑，跟整个情节并没啥关系，跟这部剧的主题更是没啥关系，只是彻底摧毁了那些想要严肃的问题和似乎应该严肃的人物，比如拯救世界的紧迫性啊，比如作为男主肩负着光荣任务的白小飞啊，这种摧毁让他们的严肃都不能得逞。特别是，该剧似乎不准备让白小飞显得伟大。他不需要喘着英雄主义的粗气，甚至都不需要有英雄主义的气质。

在古典的喜剧审美中，只有在引人发笑的场面和令人感动的场面交替出现的情况下，引人发笑的场面才可以被允许出现。然而，今天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规则和束缚。

那些激发和点燃灵魂的崇高热情，那种要把令人喜悦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心灵的高昂情绪，不再是唯一的、必须的动机和理由了。没有问题留给你在离开剧院时带回家，你就当场消化吧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